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
第三回 作假券楊村行霸 懸明鏡開府懲奸

話說天津知府謝杏村將賈尚德一案問明，或賞或罰，各已完畢。天色將晚，正欲退堂，忽見堂下來了二女三男，喊聲不止。不知又有何事？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延安府有一人，姓賀，名旌，不幸早亡，撇下其妻楊氏，並所生一女，名喚淑媛。因家道不給，又兼連年荒旱，遂逃至北直之永清縣。不得已，失身青樓。當其甫入青樓之日，適有江南之李金華進京，路過永清，宿於賀家，與賀淑媛甚屬浹洽。賀淑媛曾以身相許，妙在不言怎樣浹洽，怎樣相許，皆為下文伏線。誓不逢迎。既得佳匹，決志從良。於李金華去後，遂移居楊村。

楊村有一富室，姓錢，名尚明，偶睹賀淑媛，見其丰姿秀雅，竟是攔到心上。回家與走狗等說明心事。大走狗常近財道：「他只母女二人，到此不久，你老人家欲得此女，我有一計，令其自投。」錢尚明笑道：「你有何計？速速說來。倘成美事，必有重謝。」常近財道：「立一假券，上寫至時不歸此項，即以此女抵擋。」錢尚明道：「此計不中，生貼膏藥，如何使的下去？」常近財附錢尚明耳邊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錢尚明道：此計甚妙，即當速行。」

常近財同宿守富到了三更以後，帶了錢家三四個家僮，囑咐妥當，帶了短刀，直向賀家而來。賀家母女尚未安眠，正作針黹。忽見數人踹開屋門，嚇的魂不附體，未能出言。正是「宦家子弟凶如虎，富室兒郎健似牛。」不得不看著他們收拾一個乾淨。及至去後，母女定醒片時，哭不出聲。所有衣物錢財，搶掠一空，明早連飯也沒得吃了。欲淫先盜，天良喪盡。欲赴縣喊冤，又聽說縣主案理不明，況且身邊一文沒有。因自思道：「不若找個相識鄰佑，暫且借貸一二，略以餬口。」剛到門外，從北來了一人將賀楊氏搭了一眼，遂問道：「這一婦人，有甚麼難事？怎麼哭的兩眼通紅，大有為難的樣？」假妝沒事人，惡極。賀楊氏遂將被搶的事告訴了一遍。那人道：「現今縣官不理案情，況且這宗案子也難拿人，不若到錢大爺那裡走狗口脂。借點銀錢，後邊有了再還他，豈不好麼？」賀楊氏道：「我與錢府一面不識，如何借貸？」那人道：「錢大爺為人慷慨的很，你若覺著不好說，我先給你通致通致。你隨後就去，量無不可。」賀楊氏道：「你老有者番好心，那知暗地更壞。甚是難得，就求多加美言。倘能借得，重重的謝候你老人家。」誤認小人為君子，天然婦女識見。那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先去說說，你務必隨後就到。」畫出走狗仗倆，其隱壞全在務必二字。說罷，摔手而去。

賀楊氏到了家中，與淑媛說明。淑媛道：「此事雖好，究覺可疑。」不愧淑媛名字。賀楊氏道：「人家為顧咱娘們，多謝盛情，受毒不覺。你怎麼反多起心來。不用多言，我前去看看，借來一二亦未可知。」說罷，即向錢家去了。

到了錢家門首，見那人在門前站著，賀楊氏道：「你老問過沒有？」計已早定，豈俟今始問過。那人道：「卻是問過，還須你親自去見，我領進去罷。」說罷，他在前走，賀楊氏隨後，轉彎抹角，不覺來到院中。那人向賀楊氏道：「你看這家怎樣？」賀楊氏道：「名不虛傳。」說著，也就到了上房，見了錢尚明。錢尚明道：「這就是賀媽麼？」賀楊氏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還不給錢大爺請安麼？」狗仗人勢。賀楊氏有求於他，也不得不問個安好。錢尚明道：「剛才常近財已經將你的事說明白了。但你在這處，甚麼也沒有，借我的錢，拿著甚麼作當呢？我雖有銀錢，莫非輕與人使麼？」常近財道：「他被人搶淨，只有一個女兒，那裡有甚麼當頭。」壞極。錢尚明道：「既然沒有東西，拿此女作當亦可。還不了的時候，再將此女領來，你們看著怎麼樣？」賀楊氏道：「我的女兒業已許配於人，那萬使不的。」常近財道：「不過看此一說就是了，狗聲震耳。若沒有點當頭，他老人家那銀錢多多的，不借給誰的是呢。」賀楊氏道：「如不借給，也就不用了。」錢尚明道：「你定准的不欲以女作當，也不能決意不借給你。恐脫圈套，故有此語。你到外邊，千萬莫說沒有當頭。你使多少銀子呢？」賀楊氏道：「二十兩就穀了。」錢尚明道：「一二十兩，值不當的，至少也得百十兩。」多則難還，必中其計，便露出壞心眼來。賀楊氏道：「多借給點，那更好哩，就借一百兩罷。」好大膽子。錢尚明道：「你按五個月歸還，立個借字罷。」賀楊氏道：「我雖認的倆字，卻是不能動筆。正合下官之意。不論誰寫罷，我畫押就是了。」常近財道：「吾替你寫。」說罷拿了紙筆，寫了借字，給賀氏看了一遍。又接過去，給錢尚明看了一遍，計。才叫賀楊氏畫押。賀楊氏方畫完押，常近財忙拿過交與錢尚明。計。錢尚明收起，平了紋眼一百兩，交與賀楊氏。賀楊氏便告辭回家。

剛出了院門，常近財趕出道：「你的銀子到手，我的用錢呢。」賀楊氏道：「多少用錢？」常近財道：「雖不能多要，也得按加三扣。」賀楊氏推脫不開。常近財竟在他手中奪去一錠，到此常近財現出原形，真是名不虛傳。飛奔而去，跑著高聲道：「若不是我，你一兩也沒處借去，無怪乎連連遭難，真是個沒良心的女人。」他反說人沒良心，可恨之極。

賀楊氏只得勉強回家，告知淑媛。淑媛聽罷，打了一個寒戰，忙向其母道：「這事大大不好，明明落在他的圈套。所見誠然。速速交回去罷。為兒作些針線，也難為不著你老人家。」淑媛自是貞孝兩全。賀楊氏道：「那借字寫的不錯呀，你看的不錯，他寫的也不錯。況且者銀子已經接過，又沒了一錠，如何交復？少待幾月，那李金華回來，也就還了他了，怕甚麼的？」淑媛道：「那借字看的仔細麼？」賀楊氏道：「看的明白。你看的明白，他寫的更明白。只是借貸等語，並無別的話。」淑媛心中方覺少定。

母女以此度日，不覺已是四五個月。李金華也無音信。那錢家也就叫常宿二人，連討數次。

這日又來討帳，賀楊氏也不敢見面。淑媛出來答道：「二位暫且回去，不久即為奉上。」常宿二人同道：「再說這個，可就不中了。有錢還錢，無錢你就跟了去。前之設成圈套，合盤托出。閒話休說，走罷！」淑媛道：「有甚憑證，敢出此言？」常近財道：「現有文書可據。」說罷，即在懷中取出，念了一遍。內中竟是以女作當的話，淑媛忙到家中，告知其母。賀楊氏道：「當初我看的明白，並無是語，這是如何說起？」淑媛道：「為兒看此二人，有些面善，像是見過的。」說罷，想了一想，忙道：「那被搶的時候，必有此賊在內。淑媛眼力不錯。咱母女也不必說破，扯他去見縣主，再作道理。」賀楊氏道：「不若到本府去告，聞說府官甚明。」名不易得。淑媛點頭。收拾妥當，母女同出。扯他二人同去，稟告府主。常宿二人道：「有此憑據，怕你不成？請著錢大爺回去。」說著就走。賀家母女跟著到了錢家，吵了幾句，五人一同進城。

閒言休敘。來在府堂喊冤，府主聞此，便問：「何事？」淑媛道：「惡霸養賊，肆行擄掠。」府主問道：「惡霸是誰？」淑媛指著錢黨道：「即是此人。」錢尚明道：「他借晚生的銀子，以女為當，現有文約，老寅伯請看。」宦門有此子弟，吾當為之痛哭。說罷，呈上借字。府主看了多時，其實不錯。又有賀楊氏親筆畫押。便問道：「爾賀楊氏不還此項，不交你女，亦是正理。總當好言安慰人家才是，怎麼反以賊霸誣人？」賀楊氏道：「並非虛言」，府主怒道：「，還敢佞口！」淑媛道：「大老爺率吏多材，愛民有術，青天在上，惟心可照。無限委曲，盡在個中。倘有不實，民女焉敢胡言。」遂將當日如何到楊村，如何被搶，如何借貸，一一告稟。府主聽了，想了一時，要變卦。問道：「賀楊氏當日這個借字，是誰寫的？」賀楊氏回道：「是常近財寫的。」又問道：「押是誰畫的？」回道：「是民婦畫的。」問道：「你認的字否？」答道：「少認倆字。」府主又想了一想，問道：「當日這押是怎麼畫的？」回道：「當日他寫完，與民婦看了一遍，又與錢尚明看了，遞與民婦，這時畫的。」府主冷笑道：「爾賀家母女並非刁惡形像，況畫押的時候，爾常近財寫畢就該叫他畫押，不然，該先叫錢尚明看了，再叫他看了就畫押。怎麼叫他看了，又叫錢尚明看，才叫他畫押呢？你必然是預先寫的這一張，後寫的與賀楊氏看，又給錢尚明看時，就抵換了，欺他婦女少識，草草畫押。他因看過一遍，故不再看，以至落在爾手，這明明是你作的圈套。尚有何辨？」任你多少巧機關，一朝打破，難逃明鑒。錢尚明等一齊叫冤，還要刁詞。府主不容他分說，遂拍案道：「不用重刑，量爾不招，先將錢常二人夾起來。」差役聽此，拿了夾棍，便將二人夾起。非輕用三木者比。他那禁得者個，便連聲叫道：「有招有招。」卸了刑具，定了半時，方將真情稟明。果然府主所斷不錯，真是曲全民情。使惡霸不得盡其詞，明極。

府主提筆判雲：

錢尚明等，雖非賊寇，實有其跡。況肆行無憚，強迫民女，理應處斬。暫將三犯下獄。錢黨休矣。待申明上司，再行處治。賀淑媛身墜青樓，竟能回心立操，更為世所罕覩。本府即時出文，將李金華傳到，在本衙成全淑媛終身大事，切切。

批罷，向賀家母女道：「爾母女身無所歸，即在本衙居住。俟傳到李金華，再作道理。」正說之間，從外來了兩匹馬，直上公堂，不知何事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聞之業精於勤，荒於嬉。修省者，當取為炯戒焉。蓋荒必即於延安，精則底於永清，亦永清不至延安，自延安不至永清矣。而不然也，賀淑媛生於延安，流落永清，倘所謂始怠而終勤，先惡而後善者與。所以李金華訝其舉止，面談心賞，永盟山海。辭青樓而去柳巷，避白板而移楊村，惟貞節愈堅，而魔障愈侵。錢尚明目見心淫，設計弋取，不惜百金之費，先起群盜之謀。既而被掠一空，不得不墜小人之術。中其節愈堅，其情愈可憫矣。迨至明鏡高懸，真偽立判，雖狗黨之掩著最工，亦難逃無蔽之洞鑒。賀淑媛真淑媛也，謝春和豈第春風太和已哉。

理注：

忽然堂下來了二女三男，原是東三南二合成五數。賀淑媛者，元神也。李金華者，元精也。非到永清，不得心腎相交，精神聚會精化氣，氣還神，故有移居楊村一說。言錢尚明等，乃貪嗔癡，能卻元神七寶之財也。又用定力觀照，識破賊情，府衙去告。府官杏村，號春和，春風鼓太和，保養太和之氣。府官除卻此賊，用戒定慧滅息，貪嗔癡，將賀淑媛收留官宅。及元神得所，抱元守一之功也。儒雲：在止於至善之地。

華嚴經云：

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眾生。